

麼些研究論文集

李霖燦 著

麗江等府麼些蠻

麼些蠻宋時其長蒙鵬據麗江元初平定置茶字庫宣慰司明以木氏為土知府今麗江鶴慶二府皆有之居處與齊民相雜性淳樸語多蒙古男子戴暖氈帽若大領布衣披牛皮其諸書入學者求冠惠同士子婦女高髻戴漆帽耳綴大環短衣挽力作勤苦俗以正月五日登山祭神土宜莊標農輸糧賦

麼些蠻宋時其長蒙鵬據麗江元初平定置茶字庫宣慰司明以木氏為土知府今麗江鶴慶二府皆有之居處與齊民相雜性淳樸語多蒙古男子戴暖氈帽若大領布衣披牛皮其諸書入學者求冠惠同士子婦女高髻戴漆帽耳綴大環短衣挽力作勤苦俗以正月五日登山祭神土宜莊標農輸糧賦



謹以此書

紀念麼些朋友 和才先生

緒 言

揮筆來爲這本結集作序，心中充滿了喜悅，因爲這是我從學校畢業後的第一次闖蕩江湖，由四季如春的昆明，揮軍北上，在麗江一住四載，不但寫下了這一些文字，還攀登了兩萬呎高的玉龍大雪山。回首前塵，清晰如畫，而且真的是虎虎有生氣！

這裏邊有祖國的全部歷史背景，若不是對日本的神聖抗戰，我們這一羣住在象牙之塔中的西湖藝專學生仔，怎麼會由祖國的東南隅一下子就到了西南的大後方？若不是由杭州來到了昆明，我又怎麼會登點蒼踞玉龍來到金生麗水的麗江，而且在這裏爲麼些民族埋頭工作，一口氣工作了二十年，渾忘了這正是一個人的錦繡年華，只覺得歷史背景和山川倩影交光互影錯綜在一起，個人渺小，簡直溶化在時光座標之中而與大化同流忘懷了個體的存在。

在美麗的玉龍大雪山下一住四載，離滇時光邀來了一位麼些朋友和才與我同行，在四川、在南京、在上海和我一同工作，寫出了麼些象形文字、標音文字兩部字典，譯成了洪水故事等九部經典，發表了二十篇有關麼些民族研究的文章。到臺灣之後，由於印刷日益進步方便，經典和字典都重印了出來，只剩下零星發表的研究文字不曾結集，始終是一項未完工的心願，如今年歲已到了結帳的時光，所以在這裏來稍結一筆，用以紀念這一段多采多姿的美麗生涯。

依着結集在這裏的文章次序，就可以說明我的工作內容的涵蓋：第一篇是董作賓氏的從麼些文看甲骨文，這原是彥老爲我的麼些象形文字字典做的一篇序言，從大家都知道的甲骨文說到大家都不知道的

麼些文，放在這裏正好是一篇導論，說明我這個藝專學生仔如何的走向學術研究的道路，又使遠在三千五百年的中原安陽的漢人文字和我國西南邊陲的麼些族文字搭上了比較研究的橋樑。

記得當時許多師友對我說，以一個學繪畫的人來學習這種像圖畫的文字真是好極了，因為不至於「畫虎不成反類犬」，所以臨離開昆明時光，我對董彥老拍了胸膛，別的不敢說，至少我會把所見到的麼些文字，一個個都畫了回來，而且一個個文字的來源都會調查的清清楚楚。

——這項諾言我兌現了，會這項文字的麼些巫師多巴（to-mba）都對我說，若是推究字的根根，算你家狠，就算你是我們的教主吧！

但是我追問一句，我寫的麼些文字好不好看，言下十分得意，因為畫個馬牛羊雞犬豕還難不倒我這個西湖上的藝專學生！——卻沒有想到，事有大謬不然者，老「多巴」們一個個都對我的塗鴉之技予以惡評，說：你家畫得不好，因為太「巧」了！鑿破渾沌之後，元璞不可再現得，我亦唯有擲筆長嘆而已，這是我唯一對不起彥老的地方，因為傳摹失真移拙成巧理當負一部份責任也。

第二篇是論麼些族象形文字的發源地——無量河畔。這也可以說是受董彥老的啓示，麼些人和漢人都以日出和日落來創這東和西的方位字，但是麼些人卻以水頭水尾來定南和北，這當是一項特殊地理環境使之然。我在木里土司地的無量河邊調查的時候，見到了無量河直南直北的流，於是乎恍然大悟，有圖為證，不僅找到麼些文字的老家，而且對地理學也有所貢獻，不然，現今的麼些人多住在金沙江的河套之內，即有名的N字大灣之中，那就沒法解釋了。

第三篇是與駱克博士論麼些族象形字和音字之先後。駱克博士的原名是 Dr. Joseph F. Rock，他是美國的一位生物學家，原是研究植物的，為採集標本來到了麗江玉龍山下，便一住二十五年，把研究植物的興趣也移轉到人類學來，還自己刻了一方印璽，那上面便是「駱克博士」四字。他涉獵到了文字

學的方面，便從麼些的傳說中認為是標音字早於象形字，我編有這兩方面的字典，知道他失誤的原委，而且世界各民族的文字演進，大多是由象形開其始，在古文字學的探討上，不容許有這種故作新奇的高論，再說，我亦是為此一文大事而來，便寫出了這篇正常的理論和證據，和駱克博士商榷一番。

第四篇是論麼些音字之發生和漢文之關係，由於我是針對着文字發生史而來的，又意外地得到了一些多巴和文裕的消息，所以寫成了這篇文章。

麼些族文字的發生與演變是本結集中的第五篇，是我就自己親手收集來的資料，用自己所想到的體系，給麼些文字的發生和演變作了一個總結，可云是一家之言，足供比較文字學者的重要參考，因為資料都是第一手的，而且是千山萬水實地踏勘而得，不是泛泛的閉門造車之作。

麼些族遷徙路線之尋訪，是這本結集中的第六篇，原來登載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集刊上，是我根據一冊麼些開喪經典上所記載的送祖先回老家的路線，以兩年的時間，一村一落的追溯，找出來到最後是指向無量河邊的噴噶嶺大雪山。狐死首丘，許多民族都有送祖先靈魂回老家的習尚，這回是由麼些族本身經典上的記錄，尋得了他們的後一段遷徙路線。

第七篇是論麼些經典之版本，是偶然觸發寫成的一篇文字。是同一位講究版本的學者無意間談起，我說由於看到的麼些經典太多，所以只要打開一冊經典用眼一看，就能知道是麗江的，或是南山區的，或是刺實的，或是若略江邊的。他說既然如此，何不為我們寫上一篇，記得是那一期雜誌都是論版本的。麼些經典也來湊上一角。

第八篇的麼些人的干支紀時，這也是奉彥老之命而作的，我為了一個麼些文的康熙年號干支向彥老求救，他核正無訛之後就下達了命令，給我們大陸雜誌寫一篇干支紀時吧！我奉命唯謹，於是乎就有了這篇文章，因為那時候我才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整理了三千〇三十八本麼些經典，手中有大批干支資

料在手。

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麼些經典是第九篇，原是美國國務院送給我的一份聖誕禮物，邀請我到華府訪問並為皮藏在那兒的麼些經典作一番整理編目的工作。他們原來告訴我共有兩千七百五十多冊，等我一加清理，共有三千〇三十八冊之多，因為堆在那裏已經有三十年之久，根本沒有人動過。

我為這批麼些經典編了號，分了類，寫出了一份中英文的報告，得到了國會圖書館的最好友誼。以後幾次我到華府，每次都得到立即供應研究室的優待，同時也使我們知道了一些麼些經典在世界上的分佈情況。

第十篇的麼些音系是應香港大學五十年紀念的學術會議而作的，文稿寄去之後，我卻又因事赴美而不能參與。從這裏可以知道麼些族的音韻系統，是張琨博士和我與麼些朋友和才三人合作而成的，極好的一項友誼紀念。

第十一篇是釋麗江木氏宗譜碑。這是麼些人的歷史長系，從洪荒太古到大洪水再到有史時期一直到清代都有記載，因為木氏是麼些族的貴族，又有父子聯名的文化特徵，所以史系非常清楚，可說是麼些族的歷史具在于斯。

第十二篇是雲南麗江魯甸區麼些族的親屬稱謂，這是受了芮逸夫先生的指導而作的一項調查，那時他正在作苗族的研究，帶來一位苗族朋友在四川李莊，我遂依照他的系統把麼些族的親屬稱謂也做了出來，因為這時和才先生隨我在中央博物院工作，既和張琨博士寫了麼些音系，再照芮先生的規模寫一篇麼些族親屬稱謂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由于這項因緣遂在民俗學方面多了一項資料。

第十三篇是麼些族的祭天大典的實錄，因為是在雲南中甸縣北地村紀錄的，所以冠之以地名以昭信實。

第十四、十五、十六、三篇都是當時我在另一個麼些族中心永寧地方所做的割記。這地方在麗江的東北方向騎馬六日行程，以母系社會及公田制度聞名于世。我爲追溯麼些族遷徙路線而來此地，在美麗的瀘沽湖上曾徜徉多日，享盡了湖山清福。但調查的深度實在不够，如今看來，只能說是一種隨筆割記罷了，或可作後來者的一種比較參考資料而已。

在這裏我領教了母系社會的厲害，它在親屬稱謂上竟然把「父親」都給刪除了，怪不得我們古書上說「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而且我曾在幾個母系家庭中親自見到了「美麗的男性」，那兒的大男人都像雄蜂雄蟻一樣的克盡厥職，而且也打扮得美麗動人，充分證明了生物學界上的「雄美於雌」的公理，原來在人類上也可以一例通用，只是在父系社會中有點本末倒置的現象而已。

第十七篇是多巴神羅和密勒日巴的故事，多巴神羅是麼些巫教的教主，他曾和密勒日巴祖師爭奪過岡抵斯山，可與下一篇第六節對照着來看。

第十八篇是麼些族的故事，這是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而作的一個彙編。在麼些地區內調查時光，我已開始了這項工作，在翻譯經典之時又增加了不少資料。我和麼些人打成一片，不但翻譯他們的經典，而且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他們一年四季都在想些什麼，我心中也同樣地親切感應。從他們的故事中，最足以鑑察到這一個民族的智慧和秉賦。他們不但秉承了西藏民族的能言善道，而且富於美麗的幻想能力，更有巧於組織編排的機心妙用，這在洪水的故事和白蝙蝠求經的故事中就充分地表現了出來。所以這一部份我十分重視，佔的份量也最重，加的註釋也最多。

第十九篇是玉龍大雪山下的歌謠，這是應朱介凡兄之邀爲他的歌謠論所作的一篇序。我曾在金沙江邊收到三千首漢文情歌，在翻譯經典和紀錄故事中隨時也注意到麼些歌謠的採集。麼些族既歌且謠，諺語成語都很豐富，收集到這裏的只可能說是嘗鼎一臠而已。然而麼些人的智慧通靈和觀察入微都十分具

體的表現了出來。而且我在這裏試譯了一首麼些名詠「重逢」爲漢詩，以詩譯詩，最爲萬艱，而天錦句巧，頗能曲折傳神，我生平頗以此「小譯」爲得意，必有知音見賞也。

第二十篇雖在目次上是「麼些人的占卜」。麼些人自稱爲「占卜的民族」，無事不占，所常用的占卜方法，收集到的有三十六種之多。經典也自成一格局，用貝葉經的形式而於上端訂線，和中國畫的推蓬裝相似。我曾爲中央博物院收集了一全套，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亦見到一部份。這一項紀錄我曾作過初步的整理，發現到麼些人竟然把希臘的一種「佐拉」占卜方法也學到了家，只是他們以爲這是印度人的。這種錯誤是可以原諒的，記錄在這裏的只是部份，希望有生之年，還可以相繼努力有以報命，彌補起這項缺陷。

第二十一篇是「麼些經典的藝術論」，這篇文章是寫出來了，而且翻譯成了日文，也在日本民俗學的雜誌（えとのす第七號昭和五十一年十二月）（Ethnos in Asia 民族民俗考古人類）上發表了出來，雖然是一種通俗的介紹，但是從文學和藝術的觀點出發，別有一番會心，可增加我們對麼些人智慧秉賦的瞭解。

有沒有第二十二篇呢？有！竟是一本麼些文的小說，我在調查麼些人的「情死」習俗的時候，由一本麼些文的經典上得到了這項靈感。這本經典久已被官府列爲禁書，因爲每次巫師誦唸時候，常是引起更多的青年男女到雪山中去情死。原因是內容太美麗了，頗有點像少年維持之煩惱的情況一樣。

我用一個旅行家第一人稱的身份，漢文和麼些文並列寫成了這篇小說。原稿現尙具在，而且離開麗江之前，我曾和麼些族的老「多巴」們再三審訂，在麼些文字和經典上都沒有問題。這可以說是一種意外之獲，只需要謄錄一過安排麼些文的圖版就可以問世。只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還得撥出一部份時間才成，只在這裏以預報的方式說明這項前塵往事的奇妙因緣。一旦世事得暇，謄錄完成，以現今印刷之

優厚條件，在文藝界出一奇兵，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從上面有次序的一路敘述下來，我這本麼些語文結集可以說是涉獵龐雜，卻又氣象崢嶸，還可以加上一條，是為背景美麗，總在這裏予以詮釋：

說涉獵龐雜可以當之無愧，戰爭把人逼到邊疆，觸目都是新奇，所見所聞，美不勝收。我原是單純地要收集麼些族的象形文字，卻漸漸走到了人類學的路子上來，不但廣泛地調查民俗，還要編寫小說翻譯經典，駁駁然涉獵近了宗教的邊沿，真可以說是龐雜到了極點，若不是腰腿健壯精力充沛，這一點也是辦不到的。

氣象崢嶸是因為那時年輕，精神旺盛，登玉龍山，過金沙江，入木里土司地，一一如履平地略無畏懼。還有壯志，要為徐霞客先生入西藏，參大寶法王……如今在揮筆為這段年青生涯作結算的時候，雖覺得所作所為，有許多題目都未探討到底，但是一鼓作氣，全無憑藉，也能斬將搴旗探驪得珠，對麼些文化有點滴零星之貢獻，心下也十分得意。因為在那個偉大的時代背景下，我曾盡了一己之力，也算是有所報命，氣象崢嶸可喜。

背景美麗是這一帶的景色實在了不起。點蒼、玉龍、瀘沽、金沙江、無量河、頃噶嶺……一一都是驚險萬分美絕人寰。又加上我和麗江永寧的麼些父老交誼深厚，連麗江縣志的編撰，我都曾參與了一份棉薄之力。如今回想及玉龍大雪山的山川人物，我猶懷念彌深。在那樣的時代中，在那樣的背景下，一個單純的年輕人，專心地做了這麼一件文化了解上的事，不是也大可欣賞的嗎？

在民族學的著作題例上，每每好在民族名稱之前冠以所在地的嘉名，如我老師凌純聲所調查的第一部大著作就叫做松花江上的赫哲族，我多麼喜歡把本書也叫做玉龍大雪山下的麼些族，因為我真愛這裏的山川人物。二十年的青春年華，我都和這個民族溶合在一起，和他們精神往來呼吸相通，自覺相知匪

淺不負平生。如今垂垂老矣，驅筆爲此樂事作一總箱，猶覺古雪凝綠溫聲照人。雖然結算之餘，還有一兩點浮記小款未得清訖，但在盤帳核算之際，又得重溫虎虎然有生氣之靈山舊夢，心下快慰異常。唯願當世博雅肯惠而教我，更希望有生之年，有機緣重登玉龍再觀虎跳（澗名），把這份年輕時的芸窗課業，以老年的智慧，完成它當年未曾繳卷的總答案。

七十一年八月二日外雙溪綠雪齋中

正在校稿的時候，得到了一項極壞的消息：和才先生已經過世了，他不但是本書第十篇的發音人及第十二篇親屬稱謂的報告人，而且可以說，在這本書內處處都有他的功勞和苦勞。再進一層來哀悼，他是與我共患難同生死的好朋友，我們爲了溝通這兩個民族的文化，攜手並進甘苦共嘗合作了二十年。若沒有他的心力貢獻，兩部麼些文字字典，九種經典譯註和二十篇這裏的論文結集是不能問世的，謹在這裏誌我心裏的哀痛，並以這本書來紀念這位肝膽相照的麼些朋友。

七十六年三月八日 霖燦悲識

目 錄

緒 言

- 一、從麼些文看甲骨文 董作賓……………一
- 二、論麼些族象形文字的發源地……………三一
- 三、與駱克博士 (Joseph F. Rock) 論麼些族象形字、音字
之先後……………三五
- 四、論麼些族音字之發生和漢文的關係……………五一
- 五、麼些族文字的發生與演變……………六一
- 六、麼些族遷徙路線之尋訪……………八五
- 七、論麼些經典之版本……………一〇一
- 八、麼些人的干支紀時……………一一三

九、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麼些經典·····	一二七
十、麼些族的音韻系統·····	一六一
十一、釋麗江木氏宗譜碑 麼些民族的歷史長系·····	一七九
十二、雲南麗江魯甸區麼些族之親屬稱謂·····	一九七
十三、中甸縣北地村的麼些族祭天大典·····	二一九
十四、永寧土司世系·····	二四九
十五、永寧麼些族的母系社會·····	二五九
十六、永寧土司的公田制度·····	二六七
十七、多巴神羅和密勒日巴的故事·····	二七七
十八、麼些族的故事·····	二八五
十九、玉龍大雪山下的麼些歌謠·····	三九五
二十、麼些族的占卜·····	四〇七
二十一、麼些經典的藝術論·····	四二一

從麼些文看甲骨文

董作賓

一 介紹麼些文象形字

麼些文是指現在居住雲南省麗江縣一帶自稱「拿喜」的麼些民族所行用的一種文字而言。有形字音字兩種，形字較早，音字後起。說起來很慚愧，這種文字，在四十年以前，已被法國人調查過，到了民國二年（西歷一九一三），法人巴古氏（J. Bocard）發表一本書叫作「麼些」（Les mo—so）把麼些族的象形文字和音字，都介紹給世人，雖然這只是初步的研究，但總算是麼些文最早的著錄。當李霖燦君到麗江調查麼些文的時候，美國的洛克博士（Joseph F. Rock）又早已在那裏作過多年採集調查工夫了。最近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洛氏有著作發表，名「中國西南的古拿喜王國」（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哈佛燕京學社刊行，全書兩冊，其中一部分也提到麼些文字。至於國人對於麼些文的調查研究，纔不過二十多年，編著刊印字典專書，纔不過十多年。這是一種極偏僻的學問，極新鮮的材料，因此，作過窄而深的研究的人也極少，但是在我國民族學文字學和文化中，卻又是極其重要的。

民國二十三年的春天，於北平會到方國瑜先生，他說曾受劉半農先生之託，到過麗江去搜集麼些象形文字，他購得許多經典，可惜這時候半農先生已不及看見了。我知道麼些文並且對它發生興趣，也就從此開始。二十四年秋天，在南京又看到楊仲鴻先生所編「麼些文多巴字及哥巴字漢譯字典」的稿本，

多巴字是形字，哥巴字是音字。從序中知道他作於民國二十年。在他以前，因為法國人曾發表過此種文字，故爲牛農先生所注意。第一部字典的編輯自然是楊仲鴻，接着在民國二十九年方國瑜也編成了一部字典。楊方兩氏都是雲南人，有近水樓臺之便，可惜都沒有刊印。李霖燦先生是從民國二十八年到三十二年，不斷的在麗江做實地調查研究工作。三十三年六月，手寫石印發表了一部「麼些象形文字字典」列爲中央博物院專刊乙種之二，李君這部書，分列爲十八類，共收了二千一百二十字，附有漢文及音標索引，分類精細，解說詳明，材料豐富，標音準確，可以說是後來居上的一部麼些字典了。

二 麼些文與甲骨文

麼些象形文字，本是一種較爲原始的文字，嚴格的說起來，與其說它是文字，不如說它是圖畫，它在只是介於文字與圖畫之間的繪畫文字。李君考定這種文字，據記載是在宋理宗時（寶祐以前，西元一二二五——一二五二）麥琮「制作本方文字」，明成化間（一四六五——一四八七）木泰能够「不學而識先祖所制本方文字」，由於他們採用藏文，至早也不能早過唐代（六一八——九〇六）。所以我們可以斷定，自創制到現在，不會超過一千年的。麼些文不是已死的文字，現在麼些族的巫師（多巴或稱東巴）們還在應用着它來寫經典。有時也用來寫信。

我之所以對於麼些文發生興趣，是想把它研究一下，看一看創造文字者最原始的方法和心理，拿來和甲骨文作一個比較。但是我要預先聲明，我並不是說兩者之間有過任何關係，因為麼些文是唐宋以來產生的，到明代已經普遍在使用，甲骨文發現不過五十年，宋代雖然有了鐘鼎彝器之學，銘刻中雖然有象形文字，並不爲一般社會所注意，而漢字到了宋代的楷書，距離象形已經很遠，無從取法。所以我們

可以斷言麼些文中象形字和甲骨文中象形字，絕沒有親屬的關係的，雖然麼些語典漢語同屬漢藏語系，曾有過較近的親屬關係。

說到甲骨文文字，二十年前，大家認為是中國的原始文字，認為中國文字的創造，自甲骨文始，這是一個大錯誤，這錯誤影響到中國歷史只能從商代講起。世界上文字起源於圖畫，對的。但是從圖畫演進到文字的程途，卻不盡相同。現在把麼些文與甲骨文作一個比較，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幾個要點：第一是可以反映甲骨文之演變之久；第二是可以反映甲骨文來源之古；第三是可以對證造字時地理環境；第四是可以對證造字時社會背景；第五是可以看出造字時心理相同的原則；第六是可以看出造字時印象各異的結果。八年前我曾約略把以上的意見寫在李書序文中，現在更加補充，贅述於此。

甲、從麼些文反映甲骨文演進之久

如果用年齡來比，麼些文只算是一個嬰孩，甲骨文已經是一個少年了。從嬰孩回溯他的初生，比較容易些，從少年推考他的嬰孩時代，以及他的誕生，免不了要遺忘了許多。何以說麼些文是嬰孩，因為他還有稚氣，沒有離開初生時的圖畫太遠。李君在自序中有論形字與圖畫一節，他說：「麼些象形文字，既是文字，又是圖畫，正在由圖畫變向文字的過程中，因之在形字經典中有不少的圖畫存在」。他舉出「人類的來源」經文中的一段（參看插圖一），加以說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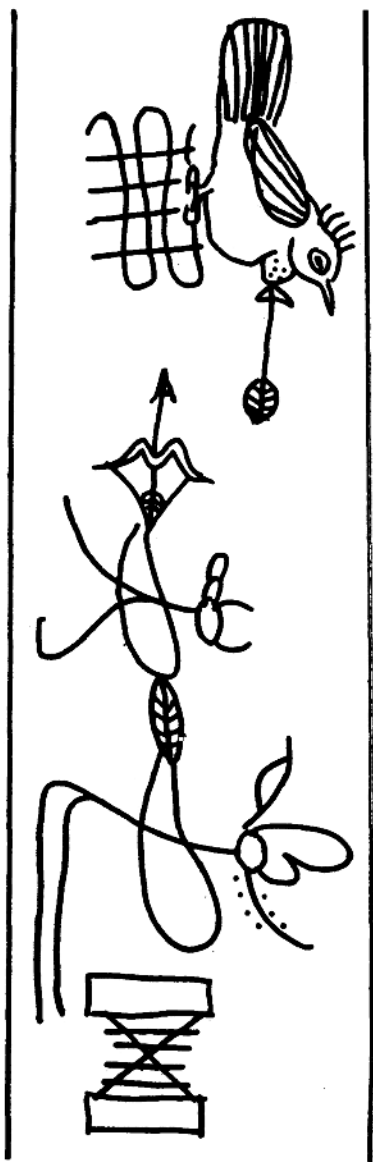
這可以說是一幅連環圖畫，內容敘述人類的始祖嗟熱莉恩上天去找天女翠海苞波的故事，意思是：

翠海苞波在織布的時候，斑鳩飛來歇在籬笆上。嗟熱莉恩來了，帶着弓箭，想射斑鳩，正在瞄準時候，翠海苞波說「射呀，射呀」！趕快拿起織布梭子向嗟熱莉恩的肘上一撞，箭就射出去

了，正中在斑鳩的脖子上。

像這類成組織的一幅故事畫，自然不能全部收入字典中，收入字典時就分解為斑鳩、籬笆、矢、射、梭、織機、翠海苞波、嗟熱莉恩八個單位了。再合起來看，就不能講述得如許的生動。據李君說這種成組的圖畫，是隨處可以見到的。這種還沒有脫離圖畫的幼稚風格，在甲骨文中是絕對沒有的，因為甲骨文在商代，已經由圖畫演進為「約定俗成」的符號文字了。再舉獸類的字作一個比較（插圖二）：麼些文虎豹鹿象牛羊馬犬豕等字，寫得相當仔細而又生動，四足完全繪出。甲骨文就不然，只是粗枝大葉，約略表示出它們的特點，虎豹是大口和身上的紋理有異，鹿象馬以角鼻鬃為別，犬與豕，一厥尾，一垂尾，鼠示警怯回顧狀，又附着好竊食的米粒以足其義。獸足都簡化為二。又除了鹿字直立，牛羊正固之外，皆作側書。這一點極其重要，因為中國文字是以下行為原則的，下行必直書，獸類字如直立書寫，必嫌橫寬，使直行不能勻整，所以要側書，這正足以說明現在（商代）寫的是文字，是一種符號，不是一種圖畫，無論直立側立，足以代表語言的意義，一望可知，便算達到目的。至於鹿字，兩角特長，側寫反有缺點，所以只有直書。牛羊只繪正面，乃取其在牢中的形狀。造字時，必在農業社會，人皆定居，家畜中已有牛羊，造字者看見了牢中的牛羊，露出崢嶸頭角，所以就隨筆各畫了一個正面頭角之形，這和同時所造牛羊的牢字有密切關係，也是中國文字創始於農業社會的一個佐證。

獸類字以外，圖畫應該橫看的字，甲骨文也多改為直書，在麼些文則仍然是橫列的（插圖三）宿、疾、死、夢等字，甲骨文宿是人臥席上；疾是人臥牀上，身有汗液；死是人在棺木之內；夢是人在牀上閉目酣睡，夢有人以杖擊之。初應橫寫，後改直書。麼些文睡字象人臥而鼻有鼾聲；病象伏枕；死示倒地為鬼，披頭散髮；棺示屍在其中。皆是橫寫，不作直書。麼些文有已近于千年的歷史，還滯留在圖畫階段，未能演進成為符號，成為文字，足證應用甲骨文的商代，距離創造繪畫文字，當已有悠久的年歲



(段一之事故的水洪) 在存「留遺畫圖」少不有向中央經些麼 一圖掉